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人部三十六 智 聰敏

智三 入智 謀 先見

愚 去詐 老子大智若愚 禮記用人之智去其詐 **挈瓶 炙輠** 左傳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史記淳于髠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髠注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髠智不盡如炙輠也 **掘蟻 隨馬** 韓非子齊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又桓公

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贈策　增

左傳士會將歸晉繞朝知其情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握爪

韓非子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註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

吞珠

戰國策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境吏恐而赦之

獻珥

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千里駒

漢書楚元王傳劉德字路叔少修黄老術有智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

五石散

世說新語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

明開朗

原裨諶獲野 左傳裨諶謀於野則獲

王霸視河 後漢書光武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即詭曰冰堅可渡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蜘蛛布網 白帖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曰人之有智不如蜘蛛

蛣蜣轉丸 古今注蛣蜣之智在於轉丸

魏舒出衆 晉書魏舒字陽元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

增子初絕人 左編劉巴字子初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

文公無雙 華陽國志任文公閬武擔石折曰噫西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為之諺曰任

壽王寡二

文公智無雙　漢書吾丘壽王傳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解衣刺船　礱石鐫碑

漢書陳平傳平事項王懼誅身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明皇雜錄姚元崇與張説同在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翫吾身歿之後以吾甞同僚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列于帳前若不顧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翫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卻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翫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

時為極筆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加刊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弄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

因危為功　伏奇爭利

後漢書吳漢傳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　史記劉敬傳上使人使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

據河築壘　傍水作圍

五代史郭崇韜傳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　晉書宣帝紀帝諱懿遼東太守公孫文懿遣步騎拒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

舟滑濟以出其壯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遠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

心歸高祖　謀宗太公　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曰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史記齊太公世家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

料敵致勝　處貴遺權　宋錢若水傳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曰代謀者能料敵致勝也　南史謝瞻傳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先封雍齒　雅奇陳湯　史記留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

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生平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

盛沙壅水　列幟

然芻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東追齊王廣至高密楚使龍且救齊并軍與信戰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遂追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宋張齊賢傳齊賢知代州遼人入寇齊賢遣人約潘美會戰既而美使至云得密詔并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

增竈減竈　匿車

下車

後漢書虞詡傳詡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陳倉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故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可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則彼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今吾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史記范睢傳王稽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丞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謁君得毋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止

就賜將士

不賞邊臣 唐書崔祐甫傳淄青李正巳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巳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巳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巳慚服時議者韙其謨謀　姚宋列傳贊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

刀斬亂絲　椎破連環 北史齊文宣本紀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要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斷之曰亂者須斬　稗史彙編齊后太史氏子建立后當國事始皇嘗遣使遺后玉連環曰齊多智有能解此環否羣臣皆不知解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

緣理而行　役物為養 韓詩外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　漢書刑法志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至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慾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任力此其所以貴也

木罌渡軍　布車從騎

史記淮陰侯列傳魏王豹反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瓶渡軍襲安邑　梁孝王世家上怨望梁王梁王恐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

避火浴血　順風鼓灰

酉陽雜俎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日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錦繡萬花谷後漢楊璇為零陵太守有滑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尾馬驚奔突

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奔追斬無數

不與子比 無如我何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己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 五代史楊師厚傳師厚已得志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

知命知事 說苑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善始善終 史記陳丞相世家呂后時事故多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餉酒兩甖 鑄錢一

緡 晉書孔嚴傳嚴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呼之曰人餉我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天中記秦檜在相位時都下貨壅乏見鏹市廛大閧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名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名工為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運籌帷幄 拜牋宮門 漢書張良傳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宋史李處耘傳處耘子繼隆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

再遇知兵 虎古料事 宋史畢再遇傳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焚靈壁諸將問夜不焚而今焚之何也再遇

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　遼耶律和爾都傳保寧十年和爾都言宋必取河東燕王韓匡嗣曰何以知之和爾都曰諸國割據宋皆并之惟河東未下今宋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以為不然明年宋果伐漢帝以和爾都為能料事

清鄉無窮　安石益横

北史樊叔略傳叔略封清鄉縣公遷相州刺史百姓為之語曰知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宋呂誨傳誨劾安石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

復踰於父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俟傳俟長子馛多智有父風高宗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乎田單乃起返走引東嚮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衆心乃安

所圖必破　在外而安

北史周史寧傳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命寧率騎隨之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　左編劉表愛少子琮不悅長子琦琦每欲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乃將亮共上高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牽馬抱壁　反旗鳴鼓

稗編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於虞公遂借道而伐虢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壁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壁則猶是也而吾馬之齒加長矣　左編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馬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

退不敢逼

吟而不言

應之若響

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說曰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蠭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知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至也雖有禹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國志常林傳林見胡毋彪曰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

千慮一失

九事皆明

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世說新語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公明為剖析之旨九事皆明

得錢贍軍

望塵知敵

國史補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五代史唐周德威傳德

威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

不差升合

左綿蜀漢何祗兼二縣尹每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擿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顧比韋絃

三國志劉廙傳廙上疏曰韋絃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絃

自為美器　**有若成人**

魏略畢軌字昭先軌擊鮮卑輒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凡人材有短長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　三國志鄧哀王沖傳沖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

時人莫知　**諸將鮮及**

三國志荀攸傳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惟幄時人及弟子莫知其言　後漢書吳漢傳光武將發幽州兵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

書

以廣聽 世不盡聞 漢書藝文志書以廣聽智之術也 三國志荀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維自為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惟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

不結高門 入輔中國 魏志賈詡傳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晉書鳩摩羅什傳苻堅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

不如隨會 甚似王敦 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也 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仕州縣邸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拯何能為今知

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終始無端

文子智圓者終始無端方顲流四達淵泉而

計畫立就

不竭也　明紀編年劉基剛毅忼慨每遇急難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甚禮重嘗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重隱皆變

韓非子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注於一物智

所見略同

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

左編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孫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張葢獲矢

觸網舉鈴

宋畢再遇傳赫舍哩都統兵役至攻益急城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葢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二十餘萬　五代

史錢鏐世家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

有國無國 **成城傾城** 黨子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過人數等 **與水一般** 宋史孫覺傳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果交惡 朱子或問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

發多奇中 **貴不可言** 左編宋盧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强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

梁高祖本紀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户曹屬謂盧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

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君即陳平　自比子貢

北史周廣川公孫深傳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周文帝將襲泰問策於深深曰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尅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　晉書王衍傳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養賢獵吾

說苑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智哉簡子善反其身

聽士納室

南史裴矩傳煬帝幸江都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驍果等咸悅相謂曰裴公之惠也

莫喪羊

舌 必滅若敖 左傳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又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布囊盛土 采縋縫裾 晉書祖逖傳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 後漢書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使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收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數百人又潛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縋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智四 入智謀先見

原心符文子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

鷁鴟莊子鳥莫智於鷁鴟注燕也

增水神性理黄勉齋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

文輿國語智文之輿也

原思鱸魚晉書張翰為齊王所辟因秋風起忽思鱸魚曰大丈夫所貴適意耳遂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敗人謂翰有先知之明

葵能衛足左傳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多財則損漢書疏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智

增剔吐汙面世說補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于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不如用梟

史記魏世家秦破魏及韓趙魏將干木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不可魏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手版擊幘

晉書溫嶠傳嶠補丹陽尹懼錢鳳為之姧謀因王敦餞别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别涕泗横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

水晶燈籠

宋孫道夫傳道夫出知蜀州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

籠東軍士

通鑑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駡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

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注籠東沾濕貌也如衣服之沾濕然

不後子房 晉書張賓字孟孫嘗謂昆弟曰吾智算見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海內奇士 三國志臧洪傳張超請洪為功曹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

一舉雙虎 史記張儀列傳陳軫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不能鬬力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為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鬬智不能鬬力

百錢盡紅 天中記南俗尚鬼秋

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神甚靈青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㨿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倐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振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踈密布地而釘帖之加青紗籠復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岳侯神筭 宋岳飛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飛袖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

丹穴之人 爾雅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不流則腐 藏書宋張詠嘗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

峻亡其膽 後漢書寇恂傳隗囂將高峻遣軍師

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請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岐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岐亡其膽是以降耳

易衣而遁

隋書尒朱敞字乾羅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一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

兵不血刃

三國志孫權傳趙咨使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脫鞾露金

明王達椒宮舊事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啟諾比出宮門納鞾中

佯醉脫鞾露金闕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幃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下馬三呼 藏書宋張詠初至蜀一日台軍大閧始出嵩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譁

鎮州趙學究 左編宋太祖以周軍數千與南唐皇甫暉姚鳳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翌日太祖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

白衣者無他 晉書孔坦傳蘇峻破姑熟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智五 入智謀先見

增詩晉陶潛勸農詩曰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

抱璞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原賦楚荀況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

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

勝敵者耶法禹舜而能弇迹者耶行為動靜待之而後

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

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

智　增晉陶潛感士不遇賦曰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

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增書魏阮瑀為武帝與孫權書曰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增序唐柳宗元愚溪詩序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

增論漢劉向說苑權謀論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

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舉事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

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其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宋蘇洵明論曰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　又辨奸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

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蘇軾魏武帝論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

增雜文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羮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

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奸欺不忍害傷

聰敏一

增爾雅曰肇敏也疏謂敏疾也 又曰蹶蹶踖踖敏也 釋名曰敏閔也進敘無否滯之言也故汝潁言敏曰閔也

易曰巽而耳目聰明 尚書曰聽德惟聰 又曰聰作謀 禮記曰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周禮曰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國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

昭　原史記曰人之所以尚干將鏌鋣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整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　增子牙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魏劉劭人物志曰聰明秀出謂之英　又曰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駿發之士心

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　性理朱子曰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　元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

聰敏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蒲衣子者年八歲而舜師之　尸子曰周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　家語曰銅鞮伯華

其幼也敏而好學　稗史曰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戰國策曰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

於玆矣君其試臣奚以遽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　稗史曰東方朔字曼倩父張𡰥字少平妻田氏女𡰥一千百歲顔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女拾而養之三歲祕識一覽暗誦於口　王嘉拾遺記曰漢賈逵年五歲神明過人其姊韓瑶之婦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言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

遺句耶達曰憶姊昔抱達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為牋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史徧通　後漢書曰黄琬早而辯慧年七歲時司空盛允有疾琬祖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允甚奇之　又曰孔融少有異才陳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世説

曰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或曰月中無物當極明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暗乎　異苑記曰蔡邕刻曹娥碑旁曰黄絹幼婦外甥虀臼魏武帝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能知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解之曰絶妙好辭四字也一本作楊脩事　魏志王粲傳曰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葢局使更以

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　稗史曰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王瑱之童子傳曰近代有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子幼而多慧　增三國志曰鍾會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

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又曰先主遣伊籍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　又曰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

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髙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没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　晉書曰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甞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

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劉曜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山堂肆考曰晉戴逵字安道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異故唐丁用晦芝田録序有學懋

鼠獄智乏鷄碑之句　晉書曰苻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通鑑曰劉穆之爲左僕射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南史曰宋蕭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

史中丞在座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
琛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說
又曰謝莊有口辯孝武甞問顔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
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
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
久離别没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元謨問莊何者
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元謨爲雙聲磝碻爲疊韻其
捷速如此初孝武甞賜莊寶劔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

後爽叛帝因晏問劒所在答曰昔以與曾爽别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悦　又曰吴喜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甞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脱　又曰齊王儉領吏部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又曰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内起兩茅屋杜絶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甞借人

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又曰陸從典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　又曰庾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使縮鼻而不答　又曰劉歊生夕有香氣氛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毛詩論

語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

又曰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絶秦書賈誼過秦論瑯琊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　稗史彙編曰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媿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為咨議參軍幼聰敏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　天中記曰梁任昉字彦升

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淵嘗謂遥曰聞君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南史曰陳虞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　又曰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又曰顧野王七歲誦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

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　洛陽伽藍記後魏高祖舉酒曰三三横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坬瓨_{與缸同}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　原後魏書曰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

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增壯齋書曰邢邵字子才十歳能屬文聰明强記日誦萬餘言甞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甞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北史曰魏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歳就

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彦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　又曰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　又曰薛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　又曰裴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又曰李昶年十數歲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志足觀見者咸曰有家風

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周文每稱歎之　又曰念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　又曰北齊高浚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須如字景裕不能答　又曰高孝瑜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

失一道　又曰楊愔字遵彦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

又曰李遠幼有器局甞與羣兒為戰鬬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柳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

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又曰韓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

又曰隋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絶　又曰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

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笑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又曰薛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竒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　又曰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又曰許善心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

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為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

天中記曰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僧荅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

隋書曰劉炫强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新唐書曰許王素節方羈丱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齊聃淬勉自彊

又曰章懷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　稗史彙編曰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義常過其父德林宴集有説徐陵文者割瑯琊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籍稻註云鄅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異之　又曰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勣於朝堂中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

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對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耶對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配木耳　摭言曰王勃年六歲善屬文清才濬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府帥有壻善爲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爲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

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沉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　新唐書曰高儉字士廉以字顯敏慧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　又曰房玄齡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稾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又曰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隷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

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李靖薦於帝擢中書舍人時顔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又曰褚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於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　又曰蘇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

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　又曰呂才子方穀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　天中記曰宋璟七歲能屬文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在胷間自後藻思日進靈襟益爽皮日休松窗録曰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年相若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取宜奏者為吾言之頲應聲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開元傳信記曰

蘇瓌始未知頲常令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事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昆崙奴詩也其詞云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之瓌出客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瓌稍親之有人獻兎懸於廊廡瓌召頲令詠之即應聲曰兎子死蘭彈將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明皇雜録曰蘇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

既去壞命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新唐書曰韋安石子陟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又曰李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又曰王維字

摩詰九歳知屬辭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七步倚類稾曰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内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歳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顔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為王涯者殊失考索　唐書曰明皇封泰山劉晏始八歳獻頌

行在帝奇其㓜命宰相張説試之説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明皇雜録曰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敎坊有王大孃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為祕書正字年十歲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晏曰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孃戴竿

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賜之　唐書曰李泌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

願聞其略説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説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之　又曰朱泚謀逆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縱千緒萬端一日之内詔書數百陸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　舊唐書曰蕭穎士四歲屬文觀書一覽即誦嘗與

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誦路傍古碑頴士一閲即能誦華再閲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唐書曰柳公權從幸未央宫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宫人廹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悦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夸於同列武元衡召之謂曰吾子所

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詰甫因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責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由是震名　桂苑叢談曰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氷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顧之皆莫能辨獨班

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乎尺一者寸土非寺乎點去氷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然無字添却雙鉤兩日全比字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皆恍然曰黄絹之竒智亦何異哉　宣室志曰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川借書千卷忽水至書盡濕曝之得周易正義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飄溺因得舒展曬曝衡陽

道士李德初劉閲之歎異因徧示賔掾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太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蓋太和字也唐肅宗以上元紀元文宗以太和紀元云

唐書曰陸扆工屬詞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常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善内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册府元龜曰李琪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父穀

譏於公署密遣人以漢高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遇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五代史曰趙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叔父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

又曰張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

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稗史曰梁灝丱角時從其父入府中畢士安時為郡見而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甫就學又問曽學對句否曰其師嘗教之乃指壁閒鸜鵒能言爭似鳳句曰此句無人對得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又別本作王元之事　宋史曰楊億生時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七歲能屬文年

十一太宗聞其名詔送闕下入對連三日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奏賀　又曰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日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讕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啟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又曰馮京為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

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山堂肆考曰宋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其師潘閬攜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因以所作贄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與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煙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思純曰日移花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遞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樹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

上天二公驚異聞於朝賜進士及第　天中記曰郢州別駕黄泳年三嵗書一過目輙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嶶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以發誦泳應聲曰不騫不墜上以崩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悦乃命歴見後宫爭遺以金錢果餌越明年賜五經及第　宋史曰胡安國弟婦生寅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中急往視遂取而子之寅少時桀黠難制安國閉之空閣閣有雜木寅盡刻為

人形安國乃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　又曰姚鉉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父鉉紀其事為聰悟録人多傳之　金史曰阿里罕為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色格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　元史曰唐仁祖少穎悟父

歿母教之讀書通諸方語言尤邃音律中統初詔諸貴冑為質帝親閱之見仁祖曰是唐古直孫耶聰明無疑也　又曰岳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手中金釧曰此物可易酒何用剪髮澄驚異即易之　又曰劉因天資絶人三歲讀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器超邁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　又曰陳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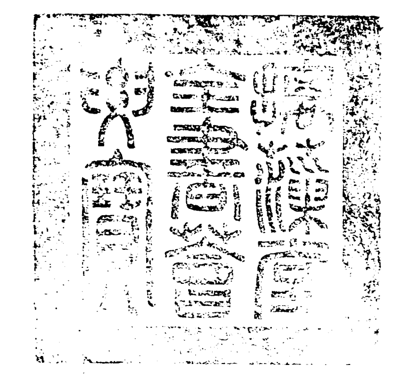
業十五鄉人皆師之　明沈瑞譙明良録略曰宋濂生
六歲爲詩歌有奇語人呼爲神童　洪武實録曰劉基
㓜敏悟絶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甞於都市書肆見天
文書一帙借閲之翌日談誦若流其人大驚欲以授基
基弗受曰已得之矣　又曰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
進士第一甞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
潔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　陳洽傳曰洽洪武中授
兵科給事中甞奉命閲軍一過輒識面目記姓名有再

至者輒叱去帝嘉其能賜金織衣一襲　張芹備遺録曰方孝孺自幼精敏絶倫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堯山堂外記曰明解縉自幼能言即穎敏絶人郡守令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一日婦翁某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縉答曰嫂溺叔援權也翁又曰何縁得佳偶縉答曰有幸遇良媒翁奇之遂姻焉　王文禄龍興慈記曰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聖祖於午門見羊倡二句濟續曰

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聖祖倡曰柹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颯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重寧碎玉堦前　呂震傳略曰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為人凡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兼户禮兵三部奏牘益多皆自專奏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悮嘗扈壯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其文後一年與諸文學臣語及碑詔禮部遣官往録之震言不須遣使請筆

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脫誤者

武宗實錄曰李東陽生四歳能作徑尺大書景皇召見抱置膝上且試之書賜果及鈔六歳八歳兩召見試對稱講書大義稱旨賜皆如初命肄業京學　明紀曰何景明八歳能屬文十五舉於鄉形貌短小且禿笄也宗藩貴人爭覓視所至人遮道弗得過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左顒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人部三十七 聰敏 博物

聰敏三

知十 應五 論語回也聞一以知十 史記淳于髡見鄒忌說畢趨出面其僕曰是人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隨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答果 題酪 劉劭幼童傳楊子者梁國人也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指以示兒此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劉義慶世說人餉魏武酪嘗訖題器上為合字以示衆衆莫之解次至楊修修便噉之公問

之修曰公教人一口復何疑耶

觀師　隨戰　左傳秦師伐滑過周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果敗於殽　三國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戰當見驚呵叱不能止歸告蒙母母怒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

增七步　八叉　世說魏文帝令東阿王作詩七步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煑豆持作羮漉豉以為汁萁在釜底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北夢瑣言溫庭筠工於小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

早成　宿構　三國志諸葛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南史范雲傳雲性警拔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

草翁　鸚父　南史王絢傳絢景文長子也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曰尊者之名安

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文絢父之名也故以耶耶改之草上之風必偃上即何尚之之名也故改為翁

初潭集吳有白頭鳥集殿前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曰此名為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其戲已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求鸚父張不能答一坐大笑

宿讀　竄謀 北史闞駰傳駰博通經傳敏慧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 國語秦大夫子明曰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縶公子縶也

原誦千言　賦一物 劉劭幼童傳夏侯榮字幼權沛國譙人也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 張衡文士傳吳郡張純少有令名嘗謁鎮南將軍朱據據令賦一物然後坐純應聲便成

校亡書　比缺字 漢書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文不加點

詔問莫知惟安世識之具得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謝承後漢書禰衡與黃祖子射善衡與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文恨不寫取衡謂射曰吾雖一過猶識其言其缺兩字不明因書出之射寫還比校皆無所誤惟兩字缺

增任聖童 張曾子 後漢書任延字長孫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 又張霸字伯饒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成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公輔才

霸王相 詳後日誦九經注 初潭集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司隸徐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原五行並下

一字不遺 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魏收後

魏書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十二為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悞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齧衣釋吏 **懷橘遺母**

三國志鄧哀王沖字蒼舒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死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曰俗以鼠齧衣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 又吳陸績字公紀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曰欲歸遺母

張湯劾鼠 **蒼舒稱象**

史記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三國志魏鄧哀王沖傳詳智二

增並記姓名 **博涉經**

傳南史梁劉覽傳覽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　晉書成公綏傳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詞賦甚麗

自當得賜　略無所遺

南史宋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床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　又任孝恭傳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過諷誦略無所遺

當作複褌　不受曲鍼

晉書韓伯字康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暖母甚異之　初潭集虞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必致千里　特見一斑

天中記徐勉字脩仁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舊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

騏驥必致千里 册府元龜王獻之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特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聰明無雙 孔丘何闕 稗史荀爽兄弟八人潁川人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南史劉繪傳郡人有姓賴所居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聞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辯速

為與上人 當歸阿士 南史劉顯傳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 又劉孝綽傳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

不稽思慮 必主文章 三國志楊儀傳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須臾便了 廣人物志唐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瓌乃試誦庾信枯樹

賦將及終篇避諱字因易其韻曰昔年楊柳依依漢陰今看揺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諱嗟歎久之知其異日必主文章也

百試不差　一覽便記

新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敏悟絶人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日誦九紙　名動一州

南史范雲傳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新唐書裴漼傳漼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内輕之鐫諭曰同三輔也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進紙筆為省決一日畢既

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
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持石破甕

宋司馬光傳光七歲時羣兒戲於庭跌甕水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京

灌水浮毬

稗史宋文彦博幼與羣兒洛間畫以為圖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以水灌之毬浮出

援筆立成

受紙輒就

三國志陳思王傳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新唐書韋述傳述父景駿為肥鄉令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戲為部伍

咸稱神明

北史宇文忻傳

忻幼而敏慧為童兒時與羣輩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　漢書黄霸傳霸為人明察内敏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以指畫地　無口為天

元史巴延傳巴延三歳嘗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者六歳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　吳志薛綜傳時蜀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荅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知識不凡　酬對無失

周齊煬王憲傳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駮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知識不凡當成重器

宋書謝晦傳宋武帝嘗詢獄其旦刑獄叅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

命字宗道　更名薛禪　元史巴延傳巴延一名師聖字宗道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為氏且名而字之　又威達爾傳威達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時大疇強盛威伊特率其屬歸之威達爾力止之不聽追之又不肯還威達爾乃還事太祖太祖曰汝兄既去汝獨留此何為威達爾無以自明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主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為薛禪約為按達薛禪者聰明之謂也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

儼如成人　必為名將　元史董文炳傳文炳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　北史周廣川公測弟深傳深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壘石為營折草作旌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

是鹿是獐　無

小無大 稗史王雱少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實未識詭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

晉書孫盛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荆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耶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宣力國家 洞精典籍 金史阿林傳阿林穎悟辯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宫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

誠齋雜記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

潤筆以俟 連鑣而還 元史陳孚

傳攸州馮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　稗史李賀字長吉年七歲韓愈與皇甫湜連騎造門因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連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

江夏黃童　青楊蕭眘　說苑黃香字文強江夏人博覽傳記羣書無不涉獵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北史何妥傳妥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

虛心實腹　有吾無卿　初潭集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為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　又頴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辨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子間荀住處對曰僕住中甘

里予曰何為佳城南此有四尺館意以此識之前曰固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柗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冨貴高陰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吾無卿予無以對潘曰汝頴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無鍷信非虚也

子寧懼父　吾非其師　金麻九疇傳九疇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為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宫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　元許衡傳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頴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

有何美句　請試他題　梁書柳惲子偃字彥游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答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答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尚公主　宋晏殊傳殊七歲能屬文安撫張知白以神童薦之帝召

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作此賦請試他題既成稱善擢祕書省正字

吾家童烏 **容坐顏回** 揚子法言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 晉書謝尚傳尚八歲神悟夙成父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仲尼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入耳不忘 **臨機輒斷** 元史許謙傳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 新唐書杜如晦傳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

四部無遺 **十賦俱就** 南史藏嚴傳嚴於學多所暗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 金史高衎傳衎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

十題戲之術執筆怡然未暮十賦俱就彬彬然有可觀

半面即呼　一覽洞悟

册府元龜應奉少聰明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内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明王文禄龍興寺記劉伯温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呌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牕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蝴運為謀臣之冠也

累世通家　兩經及第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十歲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先君孔子與李老君朋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亦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　唐書韋温方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

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名而試諸庭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

神閑意審 **鋒發韻流** 誠齋雜記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於衆年十許歲好學不倦善屬文尤諳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 梁劉勰文心雕龍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

食牛吐鳳 **造門壓藩** 宋史許應龍字恭甫五歲通經旨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對曰大夫才吐鳳四座驚歎 錦繡萬花谷楊收十三善屬文吳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何用觸吾藩

臨子字父 **自地升天** 魏志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嘉之 南史張融傳高帝出太極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

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

原記貧人姓名　見故吏流涕

冊府元龜後漢陸續幼孤仕郡戶曹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於都亭賑民饘粥訊名氏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口説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差謬　晉書桓玄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

傳暢不惜金環　楊脩獨曉雞肋

白帖傳暢小時父友戲解其金環都不言惜　三國魏志楊脩為曹公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備而不得進欲守之難為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衆莫曉脩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可惜也公歸計決矣

增賢子足稱神童　阿翁詎宜戲父

冊府元龜謝朏莊之子幼聰慧莊器之嘗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瑯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

朏背曰真吾家千金晉書張憑傳憑祖鎮為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聰敏四

原閱書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博學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覽百家之言

增神駒 冊府元龜裴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

指瑕 新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等身書 稗史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童子郎 漢書黃琬傳琬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

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即以其言應詔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下水船

記纂淵海裴延裕乾寧中在内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原小兒辨日

列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鬬問其故一兒以日始出近日中時逺一兒以日初出逺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為盤盂此不為逺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逺者凉乎孔子不能決也

諫父寫書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逺在海濵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獨不取李

晉書王戎嘗與

羣兒戲於道旁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掃除天下後漢書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薛勤謂蕃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賔客蕃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增立地書厨宋吳時傳時敏於為文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厨

乘舟而至誠齋雜記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日下無雙南史伏挺傳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

思若湧泉新唐書蘇頲傳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輙覆誦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玄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

曰丙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響答詩筒 宋史錢勰字穆父知開封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援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一遍覆呼 冊府元龜後魏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較試抄百餘人名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惟服郎耳

全樹借汝 芝田錄李義甫八歲舉神童文皇在上林有捕得烏者義甫進烏詩曰日裏揚朝采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上曰朕以全樹借汝

口陳手畫 冊府元龜臧旻自匈奴中郎將徵拜議郎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復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曰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日記萬言 元史韓性傳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本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

暗唱官位 冊府元龜唐邑初為齊文宣大將軍府參軍後文宣頻年出塞邑必部從專掌兵機每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效緜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邑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文宣又嘗對邑白太后云唐邑分明彊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燈盞柄曲 堯山堂外紀唐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座中一物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服

龍駒鳳雛 晉書陸機少與兄齊名幼時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陸氏宗首 談藪後魏陸馥子秀年九歲馥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

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秀曰苟非闘力何患童稚顧奇之立為嫡

瓶花隔面 遼史耶律尼嚕字海蘭工於畫清寧間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卧看青天 金史伊喇履方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

絶乳能詩 山堂肆考洛陽楊牢有至行同縣李甘始以書薦於尹曰牢絶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

執硯涕泣 册府元龜范喬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探策得一 天中記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興宗為名 冊府元龜蔡興宗幼為父廓所重廓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匪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為之名

未嘗著槀 新唐書韋承慶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槀

奉揚仁風 晉書袁宏有逸才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宏出為東陽郡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宏輒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宜名天保 冊府元龜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擬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援筆倒疏 天中記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一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

銀杏金桃 宋史陳損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損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損應聲曰金

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鑽然曰亡友不死矣

小兒學士 北史宗懍傳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

口記物色 天中記顏真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益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以笏起草 宋史錢惟演傳惟演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

客前覆局 册府元龜陸瓊幼聰慧有詞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父雲公受梁武帝詔較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繇是京師號曰神童

端坐畫沙 宋史朱熹傳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此中出入 初潭集張融年八歲虧齒或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

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吞石如卵 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授一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為天下通儒

我家龍文 北史楊愔幼聰慧絕人其叔父奇之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

聰敏五

原詩梁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异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驃裹以迅驟為主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

成㨿大歡悅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獹宋鵲書名竹帛弄賦弩曰南岳之榦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增彚苑曰桓烏官至太尉時桓驎年十二亦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乃作詩示驎驎即應聲荅云邈矣甘羅超等絶倫伊彼陽烏命世稱賢嗟余惷弱殊才偉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　唐杜甫壯遊詩曰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塲斯文崔魏徒以我

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稗史彙編曰李賀年七歲韓愈皇甫湜連騎造門賀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山堂肆

考曰崔鉉為兒時隨父元略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　舊唐書曰楊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居喪有如成人母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為神童兒發戲令咏蛙即曰兎邊分玉樹龍底躍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　天中記曰宋王元之

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倅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絕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墮玉簪馮𡗝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妝守曰天授也　稗史曰黄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黄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聞見録曰賈黄中以七歲神童及第李昉贈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戸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姓名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霄

去萬里誰能測羽翰　又曰臨川李善言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搆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蝸牛也

堯山堂外紀曰明解縉四歲時出游市偶跌衆笑之吟曰細雨落綢繆磚街滑似油鳳皇跌在地笑殺一羣牛　明紀曰鄒智四川人生而穎敏十三歲能文章居龍泉菴埽樹葉焚之以照讀書後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

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驚

增制宋太宗賜楊億制曰汝方髫齓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絶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授祕書省正字賜袍笏

增書明張居正與學使者吳初泉書曰某家世寒賤尚書東橋顧公撫楚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為神童正實無異才如古融粲勃泌足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即呼為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

幼子見屬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徽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

原序魏禰衡鸚鵡賦序曰時黄祖太子射賔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娱賔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增冊府元龜小序曰惟人萬物之靈若夫幼而慧少而成者益可貴矣中古而下英妙間出乃有特禀

異姿迥越倫萃岐嶷肇於襁褓穎悟發於齠齡學疑夙習動彰默識或未就外傅已通羣籍甫及志學即為人師識洞於未萌智表於先見心計足以成務口辯足以解紛老成之姿著於容止賦筆之麗成於俄頃至行出於天性元譚絶於流俗時輩推讓英聲騰鶩斯仲尼所謂生而知之者歟

增賛隋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因與題太公文王賛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魚舟倚石

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增雜文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

博物一

增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欲其詳悉於國體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　顔氏家訓

曰末俗以來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册府元龜曰古之學詩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且品彙之衆賦象各異小大隱見變化紛紜方輿廣厚靡所不載或總括地志或傳流人間遠者隔越九州曠絶千載幽者埋没泉壤磨滅篆刻不時而出是為奇怪眩惑衆視莫質所疑苟非智賾萬殊識洞羣性治聞强記目擊道存則何

以徧閱名數周察毫芒別白臧否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　明陸深金臺紀聞曰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

博物二

增拾遺記曰黃帝時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堯時猶存甘露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頒賜羣臣舜遷

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秦始皇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堂之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後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銘　史記鄭世家曰鄭使子産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

左傳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

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𡰥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韓詩外傳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其不濟乎管仲對曰

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乎對曰尼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左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葛盧介君名也能通鳥獸之情　史記三皇本紀補

曰韓詩以為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𫝀吾所識十有二焉　仲尼弟子列傳曰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堯山堂外紀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觸王舟王使人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惟覇者能獲之可剖而食王食之美孔子歸弟子請問曰吾昔過陳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

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吾是以知之　詩外傳曰孔子觀乎周廟有敧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之器滿則覆虛則敧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敧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晏子曰景公舉兵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

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
事故泰山之神怒也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對曰占夢
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
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晳而長
顔以髯兊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
短蓬而髯豐上兊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
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
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乃不

果伐　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闗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象狀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荅曰此名為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斯乎　三輔黄圖曰劉向校書天禄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老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向問

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愽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懐中竹牒皆天文地圖之書以授焉　華陽國志曰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軒之使自漢輿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内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雄聞而師之因此作方言　後漢書賈逵傳曰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

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迺召見逵問之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晉書張華傳曰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

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取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得寶劒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

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　天中記曰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鑢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晉書郭璞傳曰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會稽剡縣人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尺二寸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

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時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王濟傳曰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曰崇義里内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録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

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浮圖用甎為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踈乃服逸言

南齊志曰建武三年大烏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烏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烏質赤至則水之感也

南史崔慰祖傳曰慰祖好學聚書至萬

卷沈約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里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范雲傳曰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荅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裴子野傳曰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賔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

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魯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陸澄傳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

奪將去　何憲傳曰憲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各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　劉顯傳曰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王僧孺傳曰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

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姚察傳曰察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　北史祖瑩傳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學　高祐傳曰祐為中書

侍郎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北齊書徐之才傳曰時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斑爛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

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　北史宇文愷傳曰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為明堂圖奏之　唐書曰李守素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南曰昔任彦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　全唐詩話曰庶子裴慛進詩賀聖政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户部韋渙奏云晉平吳寇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文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慛罷　唐書鄭欽説傳曰欽説

通歷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鐘起靈址瘞在三上庚隨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説欽説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甸服五百也黃鐘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

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　楊收傳曰收耕得古鐘髙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全唐詩話曰文宗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

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楊玨楊嗣復陳𡰥行相顧未對玨曰臣按爾雅苹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　唐書段成式傳曰成式博學强記多竒篇祕籍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以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兎徧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　南楚新聞曰段成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獻成式尺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於

室中中北壁已而泥户但開一牖方纔數尺亦緘鐍之時與親近闢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其博識如此　唐書盧若虛傳曰若虛多材博物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䶂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𪕰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　天中記曰元和初裴宙鎮荆時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

為魚之憂會歐獻來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為江陵城内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閾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　初潭集曰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得知者僧録賛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

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得於六朝舊書中　宋太祖本紀曰太祖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内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　王溥傳曰溥好聚書至萬餘卷子貽孫遍覽之為右司郎中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朝婦人始拜而

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

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　李公麟傳曰公麟好古

博學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公麟曰秦璽

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魚鳥為文玉質堅甚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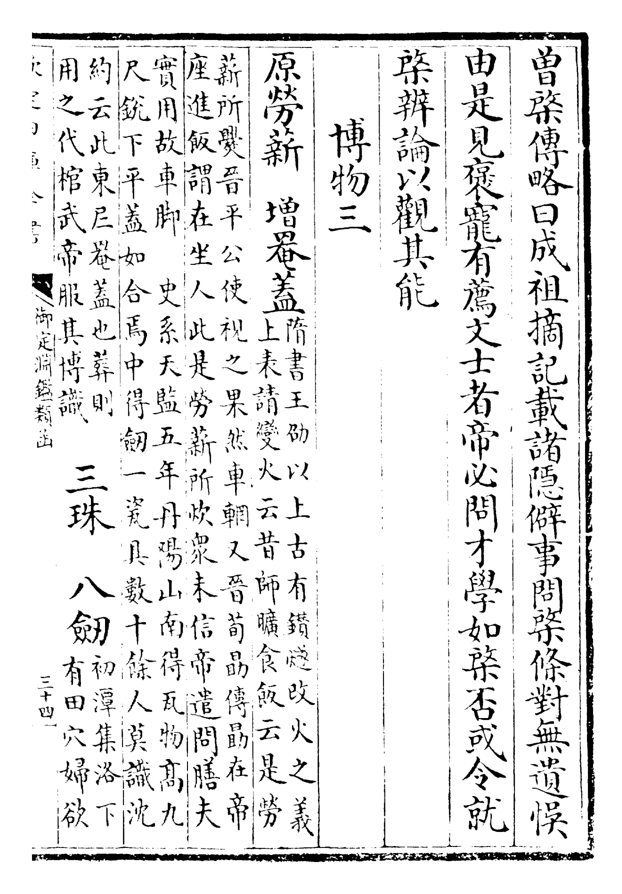
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絕真李斯所為不疑議遂

定　金韓企先傳曰天會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

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

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

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元史曰許謙肆力於學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　殉身録曰明王禕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明朱夢炎傳略曰太祖方稽古右文夢炎援古証今剖析源流如指諸掌　張芹備遺録曰明卓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歷地理兵刑皆造其奥　明



曾棨傳略曰成祖摘記載諸隱僻事問棨條對無遺悞由是見褒寵有薦文士者帝必問才學如棨否或令就棨辨論以觀其能

博物三

原勞薪 **增罨蓋** 隋書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又晉荀勗傳勗在帝座進飯謂在坐人此是勞薪所炊衆未信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 史系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九尺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劒一瓷具數十餘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罨蓋也葬則用之代棺武帝服其博識

三珠 **八劒** 初潭集洛下有田穴婦欲

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飢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飢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為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飢而已　梁陶弘景刀劒録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採金牛山鐵鑄八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魯王永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各與其一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為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劒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茂先曰蜀相諸葛亮所佩也師古為奏請改名章武焉蓋蜀主八劒之一也

脈望

騶牙　酉陽雜俎何諷嘗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環之無端用力絶之兩端滴水投於火作髮氣莫知其何物也後與方士言歎曰君不見仙命也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以向天從規中

望星星便立降可求丹度世也　褚先生續史記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馬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餐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餐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黍民　齊女

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蟻名元駒何也答曰河内人並河而居見人馬數千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元駒也　又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荅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巫雀　彭侯

天中記漢武祠甘泉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

東方朔獨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者為國作害卒有巫蠱之事　搜神記吳先主時陸敬叔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原　漬龍鮓　識

羵羊　晉書張華傳陸機餽張華鮓發器曰此龍肉也賓客未信華曰以苦酒漬之必有異漬酒五色光起機反問鮓主主曰積茅下得白魚質狀殊常作鮓美故相獻也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

增　范

長頭　夔一足　南史范岫傳岫博涉多通尤悉晉魏以來吉凶故事沈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風俗通魯哀公問於

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六聲以通八風而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柳篋子 劉石經

稗史柳粲為左拾遺公卿托為牋奏以其博奥目為柳篋子

北史劉芳傳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為劉石經

項羽刀 惡夫印

梁陶弘景刀劒録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劚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初潭集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惡亞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白團扇 焦尾琴

南史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

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後漢蔡邕傳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五總龜　一角獸

唐書殷踐猷傳踐猷博學尤通氏族歷數醫方賀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元史耶律楚材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

支機石　劫燒灰

集林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之石　三輔黃圖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胡人

知乃問胡人胡人曰刦燒之餘灰也

青鳳子 海鳧毛

說郛甲乙剩言新安楊不弃鄉人有得一石於水濵狀如鵞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不忍釋手楊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貲 晉書張華傳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曰此謂海鳧毛也

黄金蛇 紫荷槖

唐蘇鶚杜陽雜編開成宫中有黄色蛇常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宫人擲珊瑚玦擊之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内乃得黄金蛇而珊瑚玦著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為晉王時以黄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頷下有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出朕所疑耳阿麼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頗棃連環繫於玉彘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尚書官著紫荷槖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

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槖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　原韋昭張晏注並云槖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

武庫雉雊　蜀中桐材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蛇化為之開視庫果有蛇蛻也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二石鼓槌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叩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知肅慎矢　辨防風骨史記孔子世家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又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可謂大矣

三篋無遺　增一字不失漢書張安世世事詳聰敏三新唐書蔣乂傳帝嘗登

凌煙閣視左壁額剥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録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賛為帝誦之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

爰居止門　黄熊入寝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左傳鄭子産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寝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於羽淵實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産莒之二方鼎

石重四鈞　書餘十簡

冊府元龜後趙續咸石勒時為建德校尉王和參軍和掘得員石銘

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 南史齊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襄陽時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柯亭竹椽 龍穴石髓

搜神記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為椽邕仰眄之曰良材也取以為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為笛取用果有異 稗史彙編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或墮其中見二人圍棋以一杯水令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不願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大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飢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草名忘

憂 木曰無患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將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合歡則忘忿 又程雅問拾爐木一名無患者何曰昔有神巫名曰寶眊能符劾百鬼則以此為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為衆鬼所畏競取為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寶眊之寶一本作實

陸澄書廚 傅昭學府南史陸澄傳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又傳昭傳昭博極古今尤善人物晉魏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内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

霓裳初拍 蝌斗兩行唐國史補人有畫奏樂圖王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

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　稗史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蝌斗兩行書衆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束廣微束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五色藥金　千年神木

天中記唐孟詵博學鳳閣侍郎劉禕之臥疾詵候問之曰留飰以金椀貯酪詵視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藥金仙方所資不為假也禕之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燒之果然　搜神記燕惠王墓有狐狸經千餘歲化為二書生乘馬而出華表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吾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談論木精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不荅而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疑為妖呼獵犬試之竟無憚色華益怒曰百年之精見獵犬即變若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照之即變世說燕惠王冢前有

華表木已千年發遞取之使將至木所有一青衣小兒問曰君何來使者以告青衣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泣倏然不見使乃伐木木中流血取歸照之其精乃變華烹之

止戈為武 **得雄者王** 冊府元龜潘京為武陵主簿太守趙廞問京曰貴郡何以名武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山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 唐書褚遂良傳貞觀中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雄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太宗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器似琵琶 **樽為牛象** 唐書元澹字行沖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

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初潭集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元答張逸謂為畫鳳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内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

鹽味小生　鷄栖半露

晉書載記苻朗堅之從兄子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辨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鹹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　又或殺鷄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鷄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鵞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

比跡前列　為世通儒

後漢謝該傳孔融上書薦之曰故公車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

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無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　又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數

抽簟掣扇　滿車充箱　南史王摛事詳白團扇注　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

黃衣黃冠　墨知墨允　搜神記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池陽之景或慶忌也乎　初潭集陳彭年以博學彊記

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壘知壘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尼叔齊上問見何書對曰春秋少陽即令祕閣取此書既至令於第幾冊見之果然

灌水便熱 積油必然 異物志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成食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張華華曰此所謂然石 南史樂藹傳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

人械一足 士戴髭頭 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在開題西北郭璞注云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衡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 摯虞決

疑要注武帝時有彭權為侍中問髭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髭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蜼尾塞鼻　象膽在足

初潭集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蜼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與子雲別鼮鼠同倩識騶虞相類　稗史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前左足也朝士皆服其博識

三豕渡河　一翁緣柱

家語弟子解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幽明錄志怪武帝宴未央殿忽聞人語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方朔以告朔

曰其名為藻廉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須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帝方食命列坐案前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東方生知君目君可更以珍異貽之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没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曜絕世翁等忽然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子必易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白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為名焉帝乃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置於内庫　得鼠

如豹　有羊名龍　初潭集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羣臣莫知實攸曰鼮鼠也見爾雅按祕書如攸言下詳上三珠

烟如焚香　氣蒸焦木　初潭集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

廟廳前大槐枝葉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楊楫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異苑魏武北征蹋頓陞嶺眺屬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礬石滿塋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稗史彙編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陵蘇室生並不能悉賈希鏡荅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驗果然

柴焚萬車

酒醉千日　稗史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主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吾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

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煑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權即使伐樹煑黿立爛　南史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楉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楉音陣

血飲三斗　乳長七尺

酉陽雜俎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章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初潭集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此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著脚御覽　幕府書廚

陸廣微吳地記顧野王事陳武帝為門下侍郎博綜羣書廣搜經籍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宮人各念一

卷常隨駕行内人謂之著脚御覽　十國紀年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王待之甚薄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時人號為幕府書厨

駮伏乳虎

天中記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

客化老狸

搜神記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仲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仲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狸

山精引人

澤神拱手

搜神記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内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

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特未之見耳　風俗通齊桓公田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烏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惟霸主乃得見之

乘舟弄月　汎酒隨波

稗史上官儀詩有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東之等十餘人示之東之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　晉束晳傳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

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

四海指掌　五經縱橫　稗史張茂先強記博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　漢書周舉傳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劉顯對九　鄭玄得五　初潭集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詣伯喈必無此對　鄭玄別傳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子幹名植

殘麞一脚　白麟五蹄　孔帖江南李嗣主詰旦殿廷忽見殘麞一脚視

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遂使人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值日故耳嗣主歎為鴻儒　漢書終軍傳軍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内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

地得銅匣物若油囊

胡綜別傳綜博物多識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雕鏤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縣名并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埋寶物以當王氣事見於秦記此蓋是乎衆人咸歎其洽聞　外史檮杌梁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

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獨留源曰此是寃氣所結也古來罔圖之地或有焉昔王世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寃死因人精爽入地聚為此物經百萬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知俊命具酒餜祝酹復瘞之

數寸玉人　兩隻石筍

北史隱逸傳崔賾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㝷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案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洛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　天中記孟蜀廣政中荊南高太王令邸務丁晏入蜀請畫工李文才寫興義門兩隻石筍兼徵其故實皆云真珠樓基或云是海眼道士范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啓國鎮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

下以横石相埋埋於地際上有文字言歳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曽掘驗之真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云出方圓記

原誦鄉里姓名　識部曲妻子

三國志註夏侯榮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試焉賔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　三國志吳朱桓字休穆為前將軍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增芒筒捋鐏于　墨汁塗金葉

北史斛斯徵傳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有鐏于者近代絶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鐏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寳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　元史帕克斯巴傳延祐間諸番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噜咱納實哩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

眙觀所以對必嚕咱納實哩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賫重譯之書無不服其博識

狐腋非一皮能温

雞蹠必數千而飽 文心雕龍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奥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髙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温雞蹠必數千而飽矣

器名服匿容七八升 **書載仲師長尺二寸** 齊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 南史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甚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

尋檢一如沓言　角有羚羊何金剛而不壞　骨傳海馬豈水火之能摧國史纂異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集如市傳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惟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縢甚固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玉堂清話徐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寓書以問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劚之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以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焉　得銅斗於玄武湖邊早識是司徒之墓　讀金簡於吳王宮畔已知為神禹之書南史何承天傳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

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内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詣呈仲尼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博物四

原彊識 禮記博聞彊識而讓者謂之君子

增怪哉 禆史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令往視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

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令屬車載酒

書簏 新唐書李邕傳邕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

獨足鶴 尚書故實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以為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然

行祕書 隋唐嘉話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洞腹草 漢郭憲東方朔傳武帝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北極鏡火山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為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此草然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

無支奇 唐國史補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鏁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冰集人力引之鏁窮有青獮猴躍水出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鏁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

百六公 初潭集張綰與兄續

齊名湘東王繹策以百事縮對闕其六號為百六公

金跳脫 全唐詩話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妃有斵粟金跳脫是臂飾

皮裏晉書 梁劉諒傳諒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

祖洲神芝 東方朔十洲記秦始皇大苑中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

非羊非猪 任昉述異記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繆公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媪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松柏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柏在墓上以防其害也媪史記作媦

殿鐘自鳴 天中記漢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

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陽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

帝辛之枕 拾遺記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閹官見之聞於帝帝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皆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

商羊鼓舞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鳥有之其應至矣果驗

近世內譜 宋史韓溥傳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

族與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搢紳多推重之

黑牛生白犢論衡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

鵲隨覆車粟初潭集楊宣為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博物五

增詩漢蔡邕答對元式詩曰伊余有行爰戾兹邦先進

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兮穆如清風

增書宋蘇軾上富丞相書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言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内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奸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惝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

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

增序晉郭璞爾雅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

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閱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樊光孫炎並註

爾雅

增贊漢劉向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多矣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

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增雜文抱朴子曰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䳄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詢土狗而識羵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

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謹案第三頁前二行趙郡李孝怡刊本郡訛卹據

魏書改

第三頁前五行欲歸遺母刊本歸遺訛遺歸據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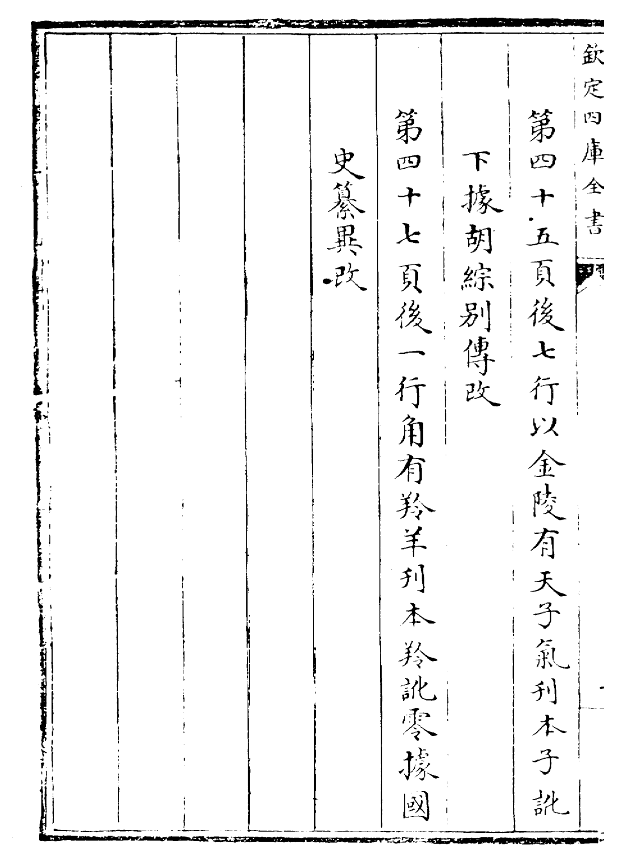
國志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元精耿耿貫當中刊本誤置此

句于筆補造化天無功之下據全唐詩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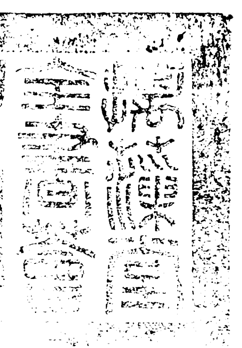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前八行我今垂翅附冥鴻刊本附冥訛

負天據全唐詩改



第四十五頁後七行以金陵有天子氣刋本子訛下據胡綜别傳改

第四十七頁後一行角有羚羊刋本羚訛零據國史纂異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貢生臣張健